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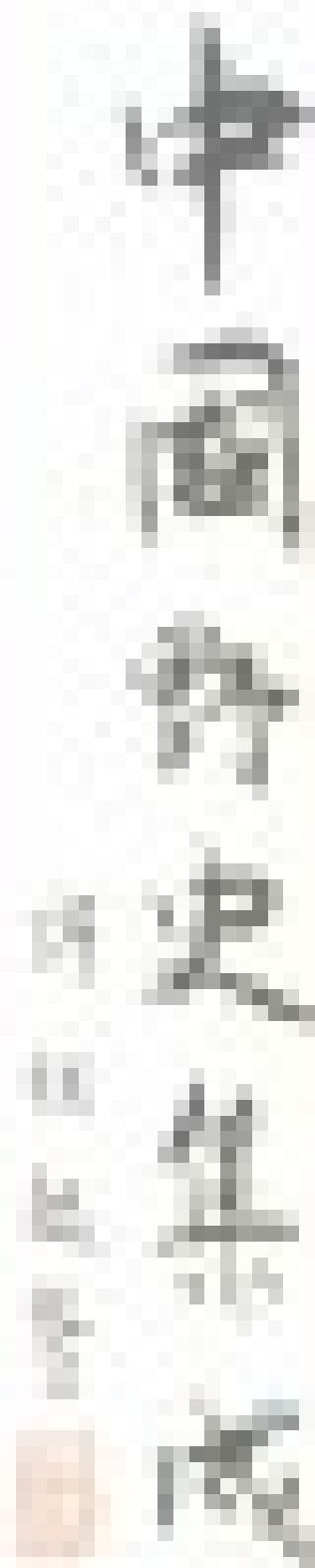
編

中國野史集成

評述題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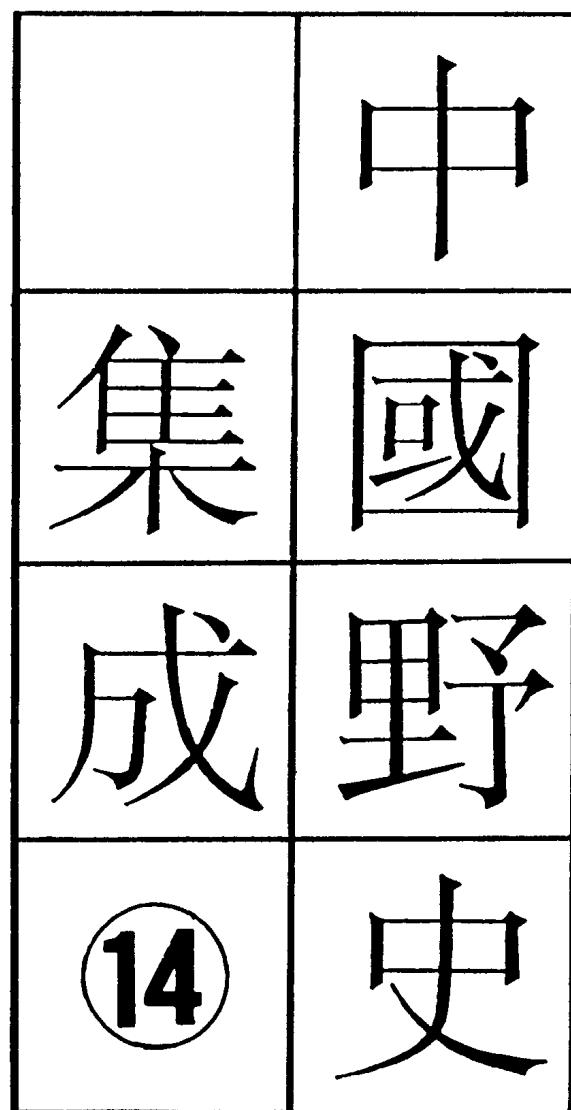
巴蜀書社



卷之三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 錄 (第十四冊)

皇明紀要	
明史紀事	三〇八
明紀史闕	四〇〇
全邊略記	一
	四二七

張閣老通鑑直解叙

通來書生稍獲進步便謂了却
書債欣々市滿波識浪蔓情枝
一切人古學問本為為

國安民先灼見豫定力傳代而

不朽諸家盡不賴於耳目身心
刻畫介浮丘天下多在手如矣
忙冗作絲煎迫焚縕嗟乎予愚
言而數句也卒然已鑿之皆指
模於當世焉矣覆車之鑒寧勿

南朝一

八卷

皇清紀事

儻凜何任天下事者既未能撫
影響乎前仍不肯視慎寡其後
將希僥倖萬一竟無念焉

祖宗民命之寄更不恐若々而指
縷之嗟々夫性理通鑑兩書十

南叢二

六字云道統所係即千葉世之
治統所係此人云寒光需衣饑
必需食知恩賢不苟之共相繫
切不眩人心之趨捨邪正固享
根矣天二百姓云安危從聰明

南叢三

不可不徇先知而極極事也然
世不多兩事但繁夫為務者泛漫
不經約夫章者支解其義為近
日循名之士擅私譽于坊間而
盲利之輩載生息于木上每因

智巧迥異于人定茫々其引質
而胸臆蕪蘿封墻面立嗟々止
於此止于此而其終止於嗟耶
倘不得止於此勿終嗟之何是
烏足以語任天下多於兩書也

贅之而言其矣方幸

挖刺深“不一甚深乎白髮之
嘆故人之恩未嘗忘夢想于闐
世之明良而成當代之聖賢也

聖立物乞求賈勵精圖治敷經濟
於冷藏起放舊於九原

南叔四
旨君年伯篤張太岳先生者於
萬曆元年一歲之間日侍講諭

御覽是編稱美行母于謹惠而射
利者而尋常楮木之末毫增目

之餘編本通鑑五解四本進呈
御覽韻義繁約音釋分明筆法考
正真萬代不易書也其曰有補
於

聖躬即有補平臣庶之自脩幸待

南叔五
而恩于寡願授身家孫玉小牒
并屬益齋翁氏伯仲精較畫寫
篤付梓人既無遺失亦無差誤
俾觀者相生敬信而不跂而且
大異其素望于年老迂腐而深

喟世情嗟

國家之多予無補矣存是編于
萬母此一日然賴以寫我寸心
同亘字內不文字而率直薦端

皇明崇禎六年昭陽作垂歲春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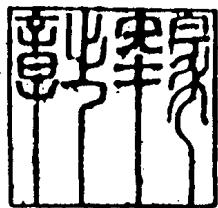
南叔六

正月之望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南京吏戶二
都尚書前總督南京糧儲戶都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太
常太僕卿吏部文選郎中

予告渭南南企仲子及甫譔

南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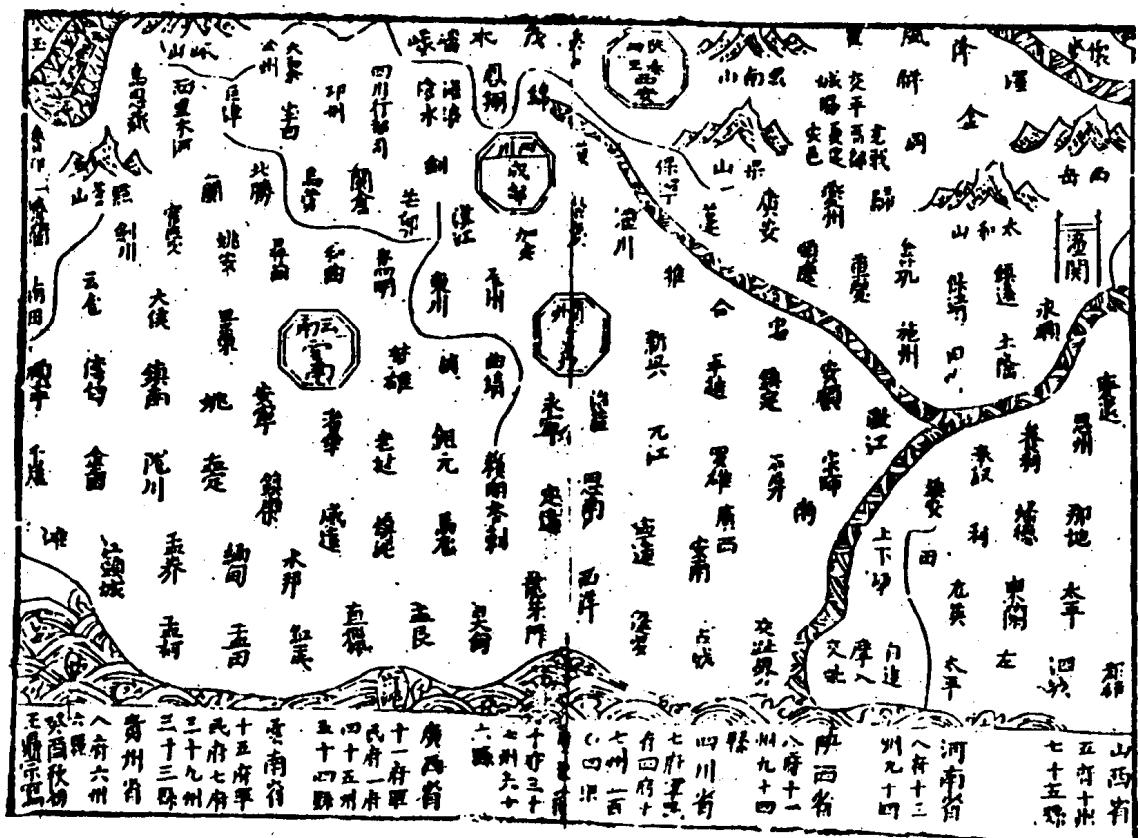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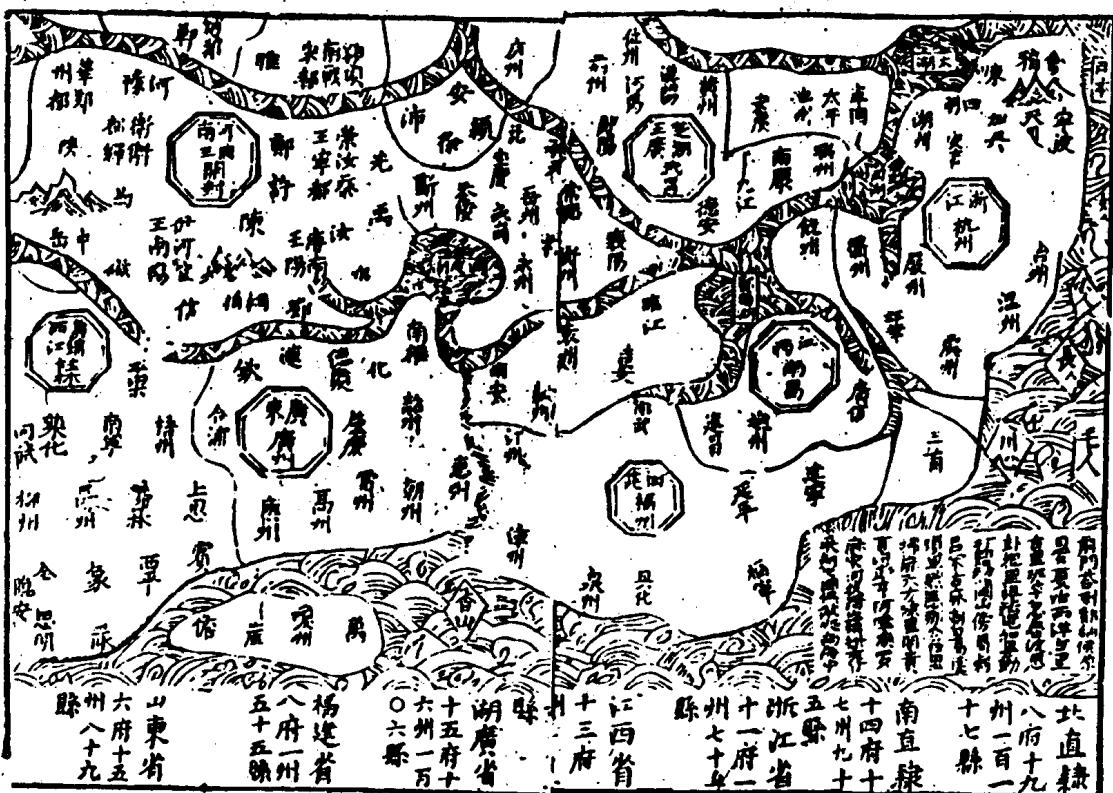


皇明一統輿地



歷代帝王都國





皇明昭代目錄

卷一

太祖高皇帝 譚元章
建文五年靖難之後併入洪武共

帝諱元章，戊申洪武三十年又冢孫建文五年靖難之後併入洪武共三十五年五月殂于南都。

卷一

太祖

卷二

太祖

卷四

卷一百一十五

卷五

成祖文皇帝諱棣癸未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
日崩

宣宗章皇帝諱瞻瑛丙午宣德十年正月初三
日崩景祐

英宗廟皇帝 蔡新編丙辰正統十四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英宗 復位丁丑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崩
裕茂

卷六

英宗憲純皇帝 諱見瀋乙酉成化二十三年八月
二十二日崩 茂陵

憲皇帝 孝宗敬皇帝諱祐宗戊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奉陵 武宗毅皇帝諱厚熙丙寅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崩康陵

卷七

憲皇帝
世宗肅皇帝諱厚熜壬午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崩永陵

世宗子
穆宗莊皇帝 諱載至丁卯隆慶六年五月二十
六日崩 肇陵

卷八

聖明昭代統紀目錄首卷

光宗貞皇帝 諱常洛庚申奉昌元年
太子 嘉泰第
熹宗哲皇帝 諱由校辛酉天啓七年
皇上 諱由檢戊辰崇禎萬萬年

104

1

100

昭代目錄 終

皇明紀要卷之一

東莞陳 建輯著

真州李春治

古信王鼎宗

參訂

立馬氏爲皇后

立妃 馬氏爲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

天開景運之徵也。

書林王 潤督梓

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

太祖率師渡江後亦帥將士妻妾繼至太平。

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

衣鞍助結將士夜分不寐常助

太祖規畫動合事機。

太祖嘗焚香祝

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

后謂

太祖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

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願者扶

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撫安蒼痍人心所歸

卽

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

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太祖曰爾言深合我意至是冊立爲皇后。

城市陰晦及祭告卽位。

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瑞雋甘露景星此

地

太祖高皇帝一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四日乙亥

太祖親爲文祭告

天地於南郊禮成

太祖親爲文祭告

太祖卽皇帝位於郊壇南定有天下之號曰大

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

祖考妣皆爲帝后先是

太祖祝天曰如臣可爲生民主伏望帝祇來臨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降烈風

異景使臣知之京師自舊臘以來雨雪連晝

城市陰晦及祭告卽位。

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瑞雋甘露景星此

立馬氏爲皇后

天開景運之徵也。

君臣夫婦相保難易致微尤深得諷諭

之體高皇后之休宋得諷

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

言于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

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勛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在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

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陳東莞曰。我高皇后之萬無興于任似其以忘資廢相陽以

豆粥淳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豆粥淳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餅食朕。北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爲朕

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

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爲朕

皇明紀要卷之一

二

皇明紀要卷之一

四

家學相傳

豆粥淳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豆粥淳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餅食朕。北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

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爲朕

皇明紀要卷之一

二

皇明紀要卷之一

四

書在

卷一

傳

卷一

卷一

輔導得賢使各盡其職。是故連抱之木。必以

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李善長

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兼

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太保。

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

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

太祖諭李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

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

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

皇明紀要卷之一

五

皇明紀要卷之一

六

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
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脩 大明令命頒行

文獻典

勅閩安李善長等曰。自古聖帝王有天下。
莫不嚴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

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
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呢。

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

抄著
備考
友

二公之
言不可

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
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
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
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詣
戎兵。名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皆居安
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昧於
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固知
所指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
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之于無刑。天
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亦不難。故
命領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

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
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
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
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

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管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工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領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謂。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彗星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是歲元年正月。是月有勒果。九月入月。又犯昴。十一月在虎廢石。弘農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搭號。而其強弱常在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是時精于天文者。首稱淳風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言強弱不閼太微紫宮則胡人天人之際。淵乎微哉。除腥羶之舊。據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瑞也。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固守。二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

我師圍之。數與挑戰不出。廷瑞督兵壞其四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兵入城。械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撫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氣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息。諸

鑿列記要卷之一

七

八

將請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攜二心。殺其將肅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于省堂。仰藥。飲之。叅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逃。遂城送京師。

楊瓊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救于守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

敗之。獲其將王善。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環遣指揮袁子明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環復遣千戶主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築更嶺。賊衆據險臨敵。廷擊敗之。文貴遁去。遂下其城。

皇明紀要卷之一

九

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建陽徐四、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我

太祖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

王著之
總督之
惠人

慰民望。朕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七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此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戮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據其險要。

皇明紀要卷之一

十一

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旣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環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此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又勅贛州衛指揮使薩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環等。由湖廣取廣西。平樂廖

州都司
歲豐而

向化之

節

慰民望。朕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七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此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戮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據其險要。

皇明紀要卷之一

十一

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旣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環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此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又勅贛州衛指揮使薩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環等。由湖廣取廣西。平樂廖

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軍出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暴掠。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竝。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旣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徐達等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由榮。王元輔。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

三月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

如破竹

先聲勢

詔以太

牛祀先

師孔子

仲尼之

道廣大

悠久

仲尼道

廣天地

相竝

明恭花

以行先

聖之道

白玉

廟紀要卷之一

十一

精兵不

如良將

蒙

上厚恩

得侍左右

每觀妙算

初謂未必皆然

及至摧鋒破敵

動若神明

臣由是知任將在

上

將之勝

不若王之勝也

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太祖曰

戰者謀也

因敵制勝

豈必泥於古哉

朕

嘗親矢石

觀戰陣之事

閑奇正

須刻變化

猶風雲之無常勢

要在通其變

有何假論

古法耶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爽。使守陳州。太祖遣使陳惲。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